

一块砖石的重量

——中国救援队缅甸震灾9昼夜

吴沛钊



本报美编 张维麟 绘

黑暗中，汗珠滴落在卫星设备冰冷的金属外壳上，熊丹的手指在键盘上颤抖——缅甸内比都的断壁残垣间，一条跨越国界的通信生命线正在余震中艰难诞生。

2025年3月28日13时，缅甸中部大地震肆虐，7.9级强震撕裂了城市的肌体，内比都机场塔台轰然倒塌，值班人员全部罹难。死亡人数迅速攀升至694人，1670人受伤的统计数字背后，是无数被瓦砾吞噬的生命在黑暗中挣扎。

当缅甸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出求救信号时，距离震中最近的云南已感受到大地震的颤抖。云南在震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一支以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昆明队为核心的37人救援医疗队迅速成型。

极速响应 跨国生命线的破晓之战

地震波尚未平息，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已灯火通明。指令在深夜回荡：“尽己所能向缅甸灾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援！”同一时刻，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昆明队基地内，18名指战员在尖锐的警报声中冲向装备库。

“从新闻获知灾情那一刻起，我们就紧绷神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通信监测中队中队长熊丹撕开装备包装的手微微发抖，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兵清楚：灾后通信中断意味着救援系统瘫痪。

巴生的肉骨茶

秦明豫

肉骨茶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特色美食，但它似乎跟茶没有太多联系。如果足够了解，肉骨茶其实就是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炖肉，再配一壶解腻的茶水，这便是肉骨茶名字由来的一种说法。

吃肉骨茶可搭配油条、腐竹、生菜和油饭等，现今更拓展出牛羊肉、鸡骨等肉骨茶，但无论如何求变，其历史文化价值却历久弥新。

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巴生，是世界货运良港，也是马来西亚肉骨茶发源地。早年间南洋的华人从事割橡胶、挖锡矿、码头搬运等苦力，在湿热环境下邪疝入身，为恢复体力并兼具药疗功效，加入各种中草药及香料的肉骨茶应运而生，也因此肉骨茶有一股独特的药材鲜香。

在吉隆坡的最后一天，我乘车1个多小时去巴生专为吃肉骨茶。较统一的说法是，肉骨茶由一个叫李文地的华人首创，现今“德地”与“盛发”就与李文地一脉相承。

盛发肉骨茶使用当地传统公鸡碗，青花带红，有一种市井味道的古色古香。我要了一壶茶，点了脚弯、小骨各一份，油条、米饭少许，脚弯软糯，肉香回味，小骨多瘦肉、不柴不软、味道中规中矩。忙于速战速决的收银大姐面对我的真诚无动于衷，还好我临走时等到了李传德，这位祖籍福建省永春县的盛发掌柜告诉我，彼时街坊食客称呼“李文地”为“肉骨地”，“地”与“茶”在方言中为谐音，以讹传讹，便有了“肉骨茶”延续至今的叫法。

目前巴生大大小小肉骨茶档口有300多家，盛发肉骨茶按传承年限算，已是百年老店。一旁收银的年轻人便是李传德的儿子，正在上大学，对肉骨茶尤感兴趣，未来或是盛发第4代接班人。

对本土文化由衷自豪的年轻人还有“巴生故事馆”副馆长恒毅，23岁的恒毅是校大学生，也是土生土长的巴生人，他参与经营的“巴生故事馆”是一个兼具民宿功能的文化展示空间，建筑本身就是一幢百年老宅，里面的饰品文字诉说着巴生的前世今生以及南华人那段垦荒的感人岁月。

恒毅一边装饰甜点一边与我对话，他的机敏干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为了让包括印度人和马来人在内的其他族群品尝到肉骨茶，并了解到华人的历史文化，恒毅和他的小伙伴们创新出了纯素肉骨茶、肉骨茶意大利面、肉骨茶面包等菜品，广受好评。

时至今日，肉骨茶已不仅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一道传统美食，更是记录南华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也是连接马来西亚各族群众的团结纽带。

112台（套）专业装备在水泥地上列队待命——全功能生命探测器、液压破拆工具、便携式卫星地面站，这些凝聚中国救援智慧的设备即将面临实战检验。特勤队员李建伟的背包格外沉重，里面塞满了连夜准备的应急物资。这位首次出国救援的战士没想到，40℃高温下的防护装备即将成为“人肉蒸笼”。

时间滑向3月29日6时，东航包机在昆明长水机场呼啸升空。机舱内异常安静，队长穆树元凝视舷窗外翻涌的云海忧心忡忡：“队伍如何在异国尽快发挥作用？”7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仰光机场。当救援队踏上缅甸土地时，海关通道已为他们敞开——中国救援队成为首支抵缅的国际力量。

9天8夜的救援行动背后，有一套成熟的应急体系默默运转。

“前方尽力，后方给力，专家助力。”李影平用9个字概括救援体系。当队员在前线奋战时，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每日跟踪指导；后方指挥中心精确计算卫星参数；自我保障机制确保救援现场不消耗当地资源——净水器、单兵口粮甚至防疫物资一应俱全。

在救援现场，安全被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一组作业小队配一名安全员，地震预警系统全程值守。”穆树元指着逃生通道标识解释。更精密的“黑科技”在装备箱内闪光——昆明队自主研发的5项专利技术，让中国救援装备站上国际前沿。

生死掘进 废墟下的毫米级救援

内比都Ottara Thiri医院的3层建筑已坍塌成死亡迷宫。三十多个生命被深埋其中，一位老人的微弱呻吟声从两层墙体夹缝中传出。当昆明队抵达时，缅甸消防员布满血丝的眼睛里交织着绝望与期待。

“通信先行！”队长穆树元的指令斩钉截铁。熊丹和队友跪在废墟上架设卫星设备，汗水浸透救援服。平日5分钟的操作，此刻因参数配置异常变得无比漫长。“每一分钟都在燃烧。”调试失败6次后，熊丹几乎听见自己心跳的轰鸣。一小时后，指挥系统屏幕终于亮起——这条跨越国界的通信生命线，让黄金救援72小时进入倒计时。

3月30日凌晨1时，李建伟的液压钳突然停滞。余震警报撕裂夜空！“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他与队友沿逃生通道急撤。两分钟后，二次塌方将作业区彻底掩埋。重返废墟时，特勒一中队副队长肖成找来粗木棍抵住危墙——这个源自中国民间智慧的方法，为救援争取到宝贵空间。

“不要紧张，我们带您回家。”缅甸翻译将队员的承诺传递进缝隙。压住老人腿部的墙体被切割成巴掌大的碎块，每一次破拆误差控制在2厘米内。救援服在湿热中变成蒸笼，汗珠沿着队员的下颌滴进瓦砾。当地时间凌晨4时56分，当老人被抬

出废墟时，东方天际线正泛起鱼肚白——近40小时黑暗囚禁后，生命重见光明。

“出发前，你们害怕吗？”面对这个直击心灵的问题，救援现场的回答呈现奇妙的不同。

“不怕！”特勒二中队中队长龚太万拍着训练服上的尘土。他的训练笔记记载着答案：每天6点负重越野，每周两次10公里耐力跑，那本被翻烂的《应急救援处置规程》，以及去年37次实战演练积累的肌肉记忆。年轻队员肖成将“不怕”付诸行动的方式更为含蓄——他只给妻子发了条短信，将赴缅的消息对体弱父母守口如瓶。

而在昆明后方指挥中心，总工程师王献泽的回答截然相反：“怕！怕他们遭遇余震。”当队员驱车9小时穿越缅甸损毁公路时，这位“最强大脑”在调度室焦急等待。直到卫星电话传来平安讯号，他才发觉“椅子硌得尾椎生疼”——此时他已坚守24小时。

铁骨柔肠 一块砖石的永恒重量

在缅甸高温蒸烤的第9天，队员何照勤终于连上卫星信号。父母发来的短信塞满信箱：“保重身体，平安归来。”他摩挲着手机屏苦笑道：“出发时连打电话道别的时间都没有。”

更深的牵挂藏在队员毛云波心底。出发时妻子怀抱新生双胞胎的身影挥之不去。“哪有时间商量？凌晨接到命令就

走。”他对着瑞丽方向喃喃自语，“我发消息说不知何时归家，只能让她辛苦了”。

4月3日，缅甸消防救援总局训练场气氛热烈。昆明队将救援现场变为教学课堂——穆树元解析中国应急救援体系架构，装备专家何照勤拆解生命探测器奥秘，龚太万现场演示“木棍支护法”引得阵阵惊叹。

技术交流接近尾声时，昆明队送出特别礼物：80顶救灾帐篷在空地次第绽放。缅甸消防员围拢学习搭建技巧，这个临时课堂的知识在当晚余震中便发挥作用——数十户居民在蓝色帐篷里躲过次生灾害。

“最初我们持怀疑态度，”一位缅甸消防员坦承，“但看着他们连续作业几十小时救出老人，只剩敬佩。”这种敬佩化作特殊回礼：得知救援队4月5日回撤，缅甸消防员连夜重返Ottara Thiri医院废墟，手电筒束在瓦砾间游走，他的指尖掠过无数砖块，终于停驻在留有液压钳刻痕的那一块——正是压住获救老人的墙体残片。

当副队长肖敏接过用红漆标记的砖块时，在场队员眼眶发热。夕阳为内比都废墟镀上金色，它早已不再只是混凝土块，而是中国救援力量首次跨国实战的起点。砖体内部封存着缅甸的泥土、中国救援者的汗水和两国并肩作战的记忆，这种用生命浇筑的情谊，比任何建筑材料都更耐岁月侵蚀，成为中缅边境线上最坚固的精神地标。

夏天来到南方 (组诗)

苏然

阵雨过后的南卡江

雨滴汇聚，流水奔涌
而眼前滚动的波涛
含沙、含泥、含群山的呜咽
它们从阿佤山下来
在南卡江邂逅
向往远方，奔腾不息

在心灵的高地
突兀在南卡江两岸的群山
划下一道被雨水筛选的烙印
而我心澎湃，沿着流水
南卡江的走向
一条飘带张扬着窄窄的天空
滇南佤山，阵雨过后
南卡江沉默的堤岸
奔腾的江水和青黛的群山
显现出一些人和事物
在南方的天空下
一片苍凉

佤山，站在连绵的雨

这些细密的针线
牵引着佤山的肌肤
被雨水丰盈的土地
浸出饱满的汗液和不安
在铺天盖地的阴郁中
零落成泥

有一首歌唱着
无边的远方
雨水穿透的佤山
密集的鼓点
敲击着内心的波涛
但我经得起
不管多么热烈的渴望
在连绵的雨
在南方的天空下
写下，此刻
佤山，站在连绵的雨

落雨的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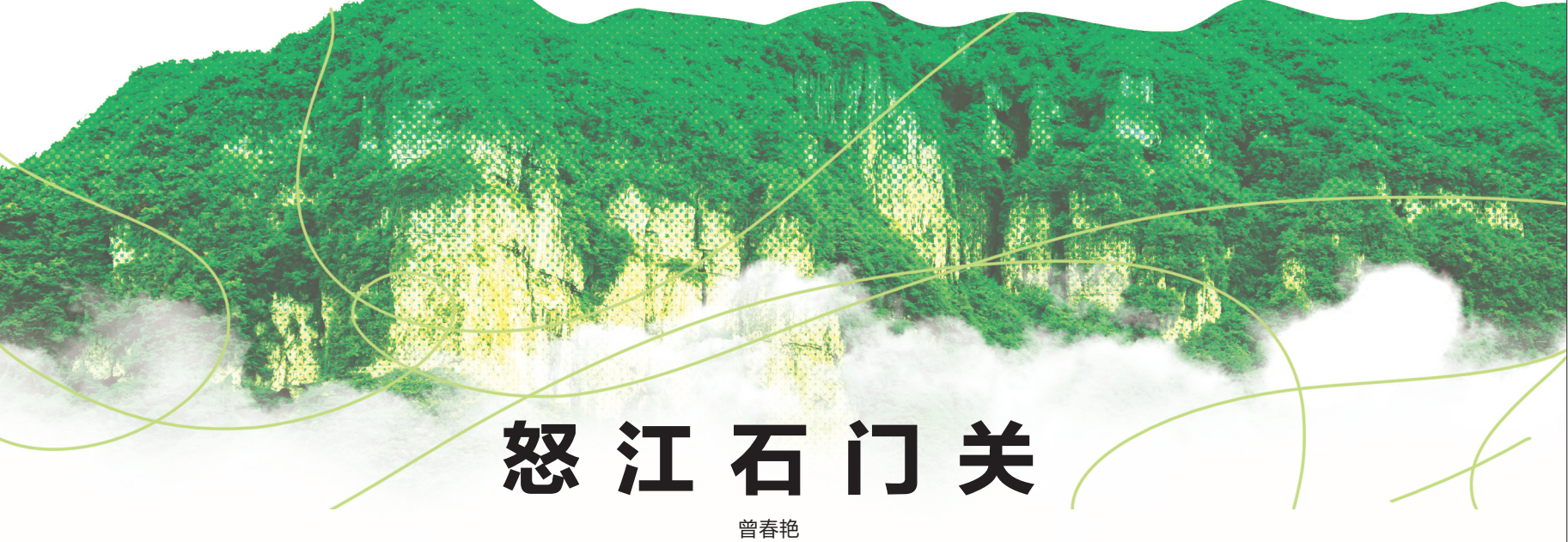
在黄昏与雨相遇
记忆，是粉红色的
景致如此，宠辱不惊
思念已抵达，每一颗雨滴
演示着夏天，饱满的河山

落雨的黄昏，倦鸟躲进树阴
目光与晚霞一致
那里有朴素的村庄
青葱的菜园，扬花的水稻
戴红帽的芭谷，都在向往生活
写着生命的告白

夏天深处

夏天深处
萤火虫点起灯笼
在山河饱满的南方
悄然闪烁

此刻风不说话
雨也不说话
只有沸腾的时间之水
流在季节深处
在意念充沛的南方
在佤山的时间和空间里
油蛉低吟，蟋蟀浅唱
蛙鼓阵阵
这些南方方言
嘈杂着、喧闹着
从夏天深处
走向更深处



怒江石门关

曾春艳

中浮现了记忆里的另一面悬崖：尼珠河大峡谷深处耸入云端的520米高的悬崖。右侧的崖壁上松萝垂垂下来，灰黄色的菌丝缠绕在一起。作为陆地上最早的拓荒者，以柔软之躯凿开坚硬的石床，靠着藻类和真菌这两种微脆的生物，成为了悬崖上永远的寄生者。阳光如流淌的酥油般浸润着整个峡谷，怒江从阳光中流到阳光的阴影中。

从石门关向北翻越松塔雪山，就可以进入西藏察隅县察瓦洛乡的松塔村，这是完全意外的旅程。我看着黑色与土红色相间的崖壁上金属打造的“西藏”两个字，与相隔数米的“云南”并列而立，蓝色路标显示：“察瓦洛52km 察隅263km”。沿路标牌看向西藏方向，怒江滚滚而来，我竟然有些热泪盈眶：18岁想去的远方，此刻竟意外抵达了。我伸手抚摸着黑白相间的崖壁，久久不敢相信，我竟然真的抵达了西藏，那个曾长久活跃在我脑海中的远方。

当车驶过滇藏交界的界碑，往察隅方向继续行驶时。那恰洛峡谷两侧苍翠的针叶林逐渐取代了阔叶林的辖区，我被弥漫在空气中的松脂清香摄住。怒江在我的左侧奔腾不息，江面狭窄，水流湍急。江岸两侧的砂石被愤怒的江水淘洗后搁置在此，形成沿着浪花蜿蜒的白色沙滩，像献给大地的哈达。逆着流水，驱车向前，不到10公里，我就被塌方拦住去路。这是此行遇到的第20次塌方。滚石如白色河流股从山脊滑落下来，大大小小堆叠在一起，截断了本就破烂不堪的土路，我再也不能向前了。怒江浑黄的浪涛还在身旁翻卷，可是我却不能再向前了。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即使没有滚石的阻隔，有限的时间也不允许我逆着流水回到它的“出处”。但我仍然感到遗憾，我想再往前走一走，哪怕只是一公里，也会减少一公里的遗憾。

和我一起被拦截在喜马拉雅山脉褶皱中的，还有一个穿红色骑行服的小姐姐，她和她的摩托车都贴满标签：

视镜中慢慢缩成一个红点。我不知道她最终是否坚定不移地抵达了她所期待的远方地标，但几个月后我抵达了被那次塌方阻拦而未抵达的终点。2024年10月初，我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怒江的“出处”。我隔着那曲河远远看着唐古拉山上的皑皑白雪，想象着雪水从古热格帕峰汇聚而下，交融成了怒江最初的模样，被当地人以“那曲”命名，意为“黑色的河流”。河流碧波荡漾，从我眼前流过，流向云南，穿越他念他翁山与伯舒拉岭的夹击后，从海拔3000米的高原陡然倾泻至海拔1000米不到的谷地，在横断山脉的褶皱中劈出了中国最深的峡谷。此刻，我在此岸，唐古拉山在彼岸，我们在落日余晖中隔着万古冰川对望，我脑海中日回肠的是海子在德令哈写下的诗句：“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我们注定无法抵达远方。远方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方位和坐标，而是每一次启程后的回眸，是“用他人的眼睛重新凝视自己的屋檐”的瞬间。但每一次奔赴远方的刹那，我们都在试图打破原有的边界和桎梏，寻找另一种生存的可能。就像此刻，那曲河的阻隔把唐古拉山变成了我生命中的另一个远方，但并不影响我接受来自唐古拉山的抚慰，身旁的流水来自唐古拉山，从四面八方拥抱我的风也来自唐古拉山，我此刻对现实的感受和理解都是唐古拉山给予的。

秃鹫从上空划过，灰白色的羽毛飘落下来，长长的一根，靠近羽柄部的是乳白色绒毛，向另一端逐渐过渡为带着金属般坚硬质感的灰色羽枝。我看着这片雪域之上划过的那一抹弧线，忽然想到川西上空盘旋的成千上万只秃鹫群，它们在一瞬间突然而至，甚至看不清从何处来，然后又在转瞬即逝中悄然离开，亦看不清飞往何处去，如幻影一般。也许此刻上空掠过的那一抹影子，也是当时从川西上空的秃鹫群投射下来的万分之一的影子，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另一个远方。